WE ALL MUST BE WELL

我们都要好好的

不管相濡以沫，
还是相忘于江湖，
心存美好，
心怀感激，
我们都要好好的。

周维（邹邹有理） 著

《旗袍》小说作者
最新长篇力作

一见倾心，携手相伴，爱不移
为爱妥协，节节败退，
一番彻骨经历，一次心灵成长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我们都要好好的

WE ALL MUST BE WELL

周维（邹邹有理）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们都要好好的／周维（邹邹有理）著.—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2011.8
ISBN 978-7-5511-0325-1
Ⅰ.我… Ⅱ.周… Ⅲ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Ⅳ.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172097号

书　　名：我们都要好好的
著　　者：周维（邹邹有理）

策　　划：温廷华　张采鑫
责任编辑：尹志秀　李　伟
责任校对：齐　欣
装帧设计：门乃婷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050061）
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）
网　　址：http://www.hspul.com
销售热线：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传　　真：0311-88643225
印　　刷：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
开　　本：700×1000　1/16
字　　数：200千字
印　　张：14
版　　次：2011年10月第1版
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　　号：ISBN 978-7-5511-0325-1
定　　价：25.00元

（版权所有　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　负责调换）

目　录

第一章　最懂的人，最暖的伴 / 001
第二章　一念之差，几番曲折终是醉 / 005
第三章　梦醒时分 / 008
第四章　事已至此无可奈何 / 011
第五章　美丽的邂逅 / 014
第六章　幸福一起分享，委屈一个人背负 / 018
第七章　莫名其妙的鲜花 / 022
第八章　赶鸭子上架 / 027
第九章　这些都是你给我的气 / 031
第十章　冤家路窄 / 036
第十一章　流氓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 / 040
第十二章　回首，已没有退路 / 045
第十三章　死不可怕，怕的是死前的来回折腾 / 051
第十四章　打开一扇窗，别管是落地窗还是朱黑小窗 / 061
第十五章　前后夹击 / 066
第十六章　既然作秀就要认真点 / 073
第十七章　游走于女人的两个极端 / 081
第十八章　说好的幸福呢 / 093

第十九章　神秘的牛皮纸文件袋 / 104
第二十章　如果幸福是浮云，如果痛苦似星辰 / 108
第二十一章　误会要一个个澄清 / 119
第二十二章　一波未平，一波又来侵袭 / 124
第二十三章　莫名的失踪 / 132
第二十四章　左右为难 / 136
第二十五章　冒着风雨前行 / 147
第二十六章　意外的回答 / 153
第二十七章　当希望化为泡影 / 157
第二十八章　千万别把我当孩子 / 161
第二十九章　我们都要好好的 / 167
第三十章　回去准备当新郎 / 172
第三十一章　就这样吧 / 176
第三十二章　温暖的爱 / 182
第三十三章　没有硝烟的战争 / 188
第三十四章　好的归宿 / 194
第三十五章　福在积善，祸在积恶 / 199
第三十六章　我们继续前进着 / 206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ONE

第一章　最懂的人，最暖的伴

一个明媚的清晨，一张咖啡色的双人床。

我完全没有顾及箫彤飞的感受，自己一个人满头大汗地低头只顾用力，显然已经触及了她的最后容忍防线。她已经全然不顾自己淑女的形象，把两手的衣服袖子挽上去，一把将我推开，自己三下五除二地将刚才的花卷背包系成了“正规军”。

“每次都像个蜗牛似的收拾，误了火车，你给我追回来。”

每每她略带怒气时，我都会默不作声。谁让咱是金子呢？金子才会发光。嗯。沉默才是金啊。

我好像记性不太好，当然每次都是因为我笨手笨脚，或者是不会讨人喜欢。记得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，每天噼里啪啦的巴掌是家常便饭。在她看来，动手动脚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，且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状态。当然，也怪我就是嘴欠，人家明明是动手不动口的“一介武妇”，我这个秀才偏要以理服人，不是自己找抽么？记得大夏天，穿一洁白如纸的翻领衬衣，齐刷刷地扎进笔直的黑色西裤里，第一次职业装装扮的我对着镜子照了半天，仍然有些不习惯。正在犹豫徘徊是否换一身新衣服时，她有些不耐烦地一边拨弄着自己的长发，一边伸出手在我白皙的胳膊上拍了下，一眨眼的工夫，胳膊上的五道红印如秋天的红叶是层层尽染，就像我现在的心情，本是个热心人，却帮了倒忙，郁闷。

“我说少爷，别发愣了，赶紧帮我拎着包向外走吧。”她用袖子拭了一下自己额头的汗水，把衣柜内的衣服装进了我给她买的深黑色拉杆箱

内。我喜欢简单的颜色，就如黑色和白色，黑白分明。

出了门，我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。还没等我动手，箫彤飞已经把包裹和拉杆箱拖到了汽车的后备箱，出租车司机连忙推门下车，搭手，小心翼翼地归置完整，放下后备箱门的一刹那，他用眼睛的余光瞟了我一眼。好吧，其实跟她在一起我永远没有当男人的风度，索性也就一概不要了，早习惯别人的白眼了，现在权当是一种羡慕、嫉妒、恨。

“姐，晚上你到了记得给我回个电话。”我坐在汽车的后座上，伸着脖子，睁大了眼睛。

也许是她从没有听过我喊她姐，起码当面没有叫过她。她猛地一愣，继而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，还忙不迭地点头称好，整个狭小的车厢里每一寸空间都飘荡着她爽朗的笑声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笑声，出租车司机瞥了她一眼，不解地摇了摇头，目光直视着车窗外人来人往的一角风景。

箫彤飞什么时候笑起来永远都是一气呵成，中间没有停顿的，仿佛世界上最逗人的笑话刚刚对她讲过似的。同时，如果你看到之后，你都不忍心去打断这天籁之音，起码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其实，说实话，曾经也是这天真无邪的笑声打动的我。当我们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网聊之后，第一次通电话就让我有了触电的战栗感，顿时心中没有任何的犹豫与彷徨，认为她是一名会掩嘴而笑的淑女，说话温文尔雅，嗓音甜美，吐字清楚，难道这不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么？我迫切地想与她见上一面时，却被她婉言谢绝了。她煞有介事地说，大学生应该以学业为重，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裕，有的地区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……一番海阔天空的搪塞之后，我不禁大呼，卖糕的（MY GOD），难道捉鸡不成反蚀把米？我迫不及待地要挂断电话时，那头传来了铜铃般的笑声，就像婴儿啼哭时陡然递上了奶嘴，刹那间，我有了莫名的幸福的感觉。

之后的事情似乎跟电视剧的情节发展一样，我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。其实，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这样的“天籁之音”背后竟然隐藏着一点就着的炸药脾气，所以在她每次夸奖我好脾气的时候，我都会认为她在为自己坏脾气的恶行寻找借口。之后，在我的理解中，或许世间的一切都是讲究优势互补的，哪怕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与最坚实的盾在一起，也能构成“自相矛盾”的成语通告天下，难道这也是冥冥注定的和谐么？

可箫彤飞听到这样的解释，总是会紧闭着嘴唇，眼睛一眨一眨地凝视着天空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，这叫“最懂的人，最暖的伴”，刚一说完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

到了火车站，一看表，距发车还有15分钟。箫彤飞像个熟练的搬运工，一把将拉杆箱拖到地上，对我一甩手，拽起拉杆箱头也不回地径直向前走去。我双手紧紧抱着用尼龙绳子扎好的包裹露出半张脸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么忠厚善良、英俊潇洒的模样竟然会在进站口检验物品时，被警察叫去查验身份证！有没有搞错！我就纳闷了，这次出门干吗非要拖着像逃荒一样的包裹……

当我匆匆忙忙地跑出来的时候，发现她已经极不耐烦地在原地转圈，我当时就想笑，是不是毛驴拉磨转圈就是为了缓解自己的急脾气呢？

我发现自己在任何紧急关头都能心如止水，镇定自若，是否这样的潜质，应该就是有运筹帷幄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领天赋呢？我忽然感觉自己如释重负，全身紧绷绷的细胞舒展得忘乎所以。

也许这也正是妈妈给我取名叫关筱柯的原因，希望我多一些男人剑拔弩张的气魄，让我的名字中多了棵竹子（筱，细竹子），又加了一根“木”，两根木头夹在腋下，天哪，这不成了拐杖吗？还是我注定成为傀儡？说实话，我没法阻止箫彤飞这次去这个不远不近的城市参加工作培训，我不喜欢她的职业，整天陪人游山玩水的，还整天是标准的微笑服务，而她却说自己很快乐，因为能给别人带来快乐，而我，却担心她的身体！嘿，别想歪了，她是做导游的。

如果说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其实累并快乐着也值得，可我偏偏在一家事业单位中半死不活地工作着，犹抱鸡肋，吃之无味，扔之可惜，可一想到招聘会上人山人海的阵势，连晕过去的心都有了。唉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上一天班打一次卡吧。

还好，还没迟到。急忙把箫彤飞送上了火车，没有依依不舍的告别仪式，而是简单的“再见”后的狂奔，女朋友和工作哪个重要？是谁谁知道。刚打完卡坐到自己座位上，隔壁办公室的老赵四下扫了一圈，手里捧着自己刚刚倒上的冒着腾腾白汽的开水，轻轻抿了一口，就像上次跟别人喝二锅头的样子，喝了之后还发出咂嘴的声音。

“小关啊，昨天晚上怎么没去啊？四缺一，就缺你！”老赵故意压着嗓子，眼睛貌似刚出生孩子般的清澈。

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是来寻找所谓的答案，而是一种质问。我明明昨天晚上去帮女朋友买东西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天王老子都管不着。

“何科长一直说跟你联系不上，我们就叫了小玲过去了。何科长脸色很难看哦！”他故意将后面的那句话拉长音，就差自己身体配合来个慢动作了。

“以后来日方长，机会多的是，你不是经常说，时间就像女人的胸部只要挤挤，还是有的么？”老赵听完，笑得前仰后合的差点将手中的水杯扔了，肆无忌惮的笑声活脱脱一个影视剧中的混世魔头。

“你小子总是一鸣惊人，怪不得何科长……”还没等老赵说完，就从何科长的办公室中传来唤他名字的声音。老赵像刚接到圣旨的老太监，一路小跑地奔了过去。人家都说火箭之所以跑得快，是尾巴上着了火，而老赵呢？

我记得自己刚刚被分配到单位时，何科长像个大姐姐一样对我照顾有加，谁说事业单位各自为战，人间真情还是有的嘛。所以，每次单位发福利，我总是比别人多一份，记得去年单位组织的一次知识问答竞赛中，在没有翻阅任何资料的前提下，我竟然获得了满分。顿时，何科长脸上笑开了一朵花，然后像一位慈祥的老者一样，语重心长地夸我是当代年轻人的典范、时代的先锋……

虽然自我感觉有很多的优点，也经常被各种类型的人夸来赞去，但听到如此冠冕堂皇的称呼时，我竟然脸不红，心不跳，实在佩服自己厚如城墙的脸皮。只是我很少参加单位组织的一些活动，觉得自己还没有到非要与一群步入中年的老人为伍的地步，这也成了何科长每次开会必说的一个话题，而老赵纯粹是属狈的，自然每次开会都是添油加醋讲一些“一个单位是否团结决定这个集体的战斗力”云云之类的东西。这种指桑骂槐的功夫一直是他的强项，今天又旧事重提，如果我再不过去的话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

忽然，这个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给别人面子，其实就是给自己面子。

TWO

第二章　一念之差，几番曲折终是醉

果不其然，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正在整理桌上的杂物，老赵像是从地上遁出的土行孙一般，从身后扒着我的肩膀，从一侧探出头冲我嘿嘿一笑。

“小关，今天晚上何科长又一次指名点姓地让你过去了，你，看着办吧！”说完，他还装出一副惹人怜爱的委屈状。

我明白，这显然是下了最后通牒，不去不行，正好晚上又没人在家给我做饭，为了不让肚子挨饿也是一个理由吧？可是我一直纳闷的是，不知道何科长锲而不舍地拉我入伙究竟是为了什么，肯定不会老牛吃嫩草吧？呵呵，其实双鱼座的人就喜欢凭空想象一些无根据、无厘头的事情。

我执意要坐老赵的黑色帕萨特，主要是看到何科长自己开了一辆红色的福特轿车。其实，也没有太多原因，主要是跟领导走得太近，会顿时心生一种本能的距离感、拘束感。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更不知道该如何去说。刚刚进入社会，或许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状态，我称之为过渡。

窗外流动的风景如丝，丝丝入扣地划过我的眼睛。

正在我看着外面的风景陷入遐想时，老赵的手机突然叫了起来。他一边看着手机上显示的号码，一边皱着眉头向我痛苦地摇了摇头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用诧异的眼神盯着他。

“老婆从外地旅游回来了！让我去接她呢！”老赵面无表情地说着，仿佛在叙述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小事。虽然老赵跟自己的老婆结婚多年，却连一男半女都没有，个中原因，我不方便开口去问，毕竟咱还没结婚，不能跟他们一样世俗。于是，我带着极度无奈的表情换乘到何科长的车

上，临下车前，老赵还信誓旦旦地向我承诺，将老婆送到家后立马归来。

于是，我相信了。

“小关，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?”何科长一边打着方向盘，一边问道。

领导的问话方式就是不同凡响，不是问你是否喜爱音乐，而是单刀直入、不容反驳地问你喜欢哪类音乐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听哪类音乐，“估计别人喜欢的我也喜欢，别人不喜欢的，我也不反对。”

“哈哈，那你是老少通吃啊。”何科长笑的时候，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。突然发现她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三十出头的少妇，而非已到不惑之年的更年期怨妇。

“小关平时真是‘日理万机’，和你在一起吃个饭，娱乐一下，也要提前预约哦!”往往何科长一句话说出来，我需要细细揣摩一番，生怕误解了最初的本意。

“我那都是瞎忙，主要是平时轻易没什么事也不好意思打扰您!”我故意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，满脸堆着笑，嘿嘿几声。

“你这么说就是见外了，咱们单位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团结，单位里几个老同志都是拖家带口的呢，平时组织一个活动基本都是随叫随到!”

“要不说自己的觉悟不够呢，还希望领导以后多多指教。”我记得有一句谚语说得特别好，“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”。

“那可全看你今天晚上的表现了哦!”何科长冲我微微一笑，一瞬间又变回了原样。

路过一家超市的时候，我执意下车要去买点水果。按照我的想法，虽然是初次去领导家，可我一不求她升职加薪，二不用托人走关系，买点水果总是人之常情吧。

“呵呵，你们这帮小孩整天想什么呢?”何科长看着我低头不语，自言自语道。

我们想什么？我们还不就是图个年轻有点资本，做点自己乐意的事，随心所欲，爱咋咋地。但这个道理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明白的。

因为太过相近，于是有了相似的属性。比如字如其人，又比如屋似主人。

一走进何科长的家中，立即感觉到一股清新、舒适、轻松、简单的气息萦绕在自己周围。说实话，我最大的感受还是来自一眼看到的那扇玄关门，上面简单的白木网格在这里显得非常得体，旁边透明的玻璃使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玄关显得更加通透，使玄关的设计在这里既起到了对室内的遮掩的作用，又不显得太堵和有压抑感。

“小关，坐呀，自己喝什么去冰箱里拿。”何科长的亲切让我感觉很舒服。

相对于矿泉水，我更喜欢可乐，老是让我有种膨胀的感觉，而此刻更多的膨胀来自何科长身穿着淡绿色的丝质吊带裙，卖糕的，什么时候换的呀？随着她身体的扭动，晶亮柔滑的丝质轻抚着女人光滑细腻的皮肤，足以让任何一个男人心跳加速。

“小关，我穿这个好看么？”何科长扭动着身体，自我陶醉地说。

不知道何科长今天唱的是哪出戏。论身段和长相恐怕自己距离传说中的小白脸还有段距离，何科长今天是不是喝多了？但是今天还滴酒未沾啊。

我总喜欢胡思乱想，偏偏慌乱的眼神又出卖了自己。

“你再胡思乱想，小心我告诉你女朋友。”似乎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小女孩惯用的伎俩，而告状才是所有女人最厉害的杀手锏。

原本以为小玲会在何科长家中把晚餐准备得当，我带着一张大嘴轻轻地来，绝不留下一点剩菜剩饭，那将会是何等的惬意，可偏偏她来电话说自己突然不舒服，切，这种骗人的伎俩我N年前都通通尝试过，现在依然继续使用，未免有点太不与时俱进了。

何科长转身去了卧室，我随手打开了电视，看着电视里播放的落俗的言情剧，真想让老赵快些到来，讲几个有荤有色的笑话，缓解一下现在尴尬的气氛。

哎呀……如果用神出鬼没来形容何科长一点也不为过，我竟然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在背后抱住了我！！

天哪！我本来从小胆子就小，冷不丁地自己身体哆嗦了一下。何科长抱得我有些窒息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女人如此激烈的拥抱，就连小时候妈妈的拥抱也不至于让我窒息吧，而我现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萧彤飞。

我不知道何科长为什么年过四十了，可肚子以上、脖子以下的两块肌肉仍然丰满而有弹性，像壁虎的两块吸盘一样紧紧贴在我的后背上。她还轻轻地用红艳艳的嘴唇舔舐我的耳根，让我热血沸腾，但是理智告诉我必须摆脱这个顷刻让自己魂飞魄散的恶魔，但是现在我为什么却变得手无缚鸡之力，而且两眼不停打架，浑身上下像中了她的化骨绵掌一般动弹不得，任由她的双手在我身上自由游走……

THREE

第三章　梦醒时分

对于之后的事情我好像被洗过脑一样，一丁点的记忆都荡然无存。只是当自己重新醒过来的时候，自己赤身裸体躺在一张咖啡色的双人床上，盖在自己身上的羽绒被却不是我熟悉的熏衣草味，而是淡淡的茉莉香。难道我喝醉了？因为只有醉醒时分我的嗅觉才出奇的灵敏，可当我扭头找衣服的时候，却看到柜台上摆着何科长在公园一角笑靥如花的照片！卖糕的，有没有搞错！我混乱之中，赶紧穿上了扔在地毯上的黑色牛仔裤，却忘记了套上被扔在一旁的内裤。突然，何科长从屋外走了进来，我像刚刚出生胎毛未褪的小耗子，面对着一只老猫的张牙舞爪，吓得缩回了被窝。

“我这次完成了你的愿望，你满意么？”何科长一屁股斜坐在床角，两条眉毛跳动着。

一般影视剧中都是女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失身之后，往往失声痛哭，造孽男一般是郑重承诺百分百负责任。可为什么事情掉过来后，她怎么也不安慰我，难道是我没有哭么？但是我一想到跟年过40岁的何科长同床共枕过，我竟然有些后怕，何科长会去告我么？我真的对她没有半点非分之想，她是我的领导，是我的大姐，是我的长辈，我又说什么错话了呢？

“你不是只卖身不卖艺么？”好像何科长没有生我的气，我一脸的惊讶。

“何科长，昨天晚上我，真的，后来，不知道……”我使劲挠着头，本想向她说出我的歉意，可嘴巴还是没有与心一起做到心口一致。

“你以后管我叫何姐吧。”何科长背过身去。我急忙将一边的内裤抓了过来，塞进了口袋。

“何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！”不是我想抵赖，我只记得在喝了几口可乐之后，被她一抱，竟然不省人事。

“我能够原谅你！”看来何科长很大度，果然有领导的胸怀，赞一个。

“如果没有什么事情，那我就先回去上班了。”我低着头，不敢看她的眼睛，转身向门口走去。

“我话还没说完，你觉得你能这么轻易地走了吗？”乖乖，狼终于露出了大尾巴。天哪，这，这难道真的是我犯的错误吗？究竟何科长让我付出什么代价呢？如果我此刻沦为阶下囚，箫彤飞会怎么想我？她会记恨我一辈子，我就是做鬼也甭想翻身了。

“小关，你也别害怕，如果你能答应何姐一件事，我保证这件事情不会让你女朋友知道的。”

“何科长，不是，何姐，我不知道我对你有什么利用价值。”我带着有些战栗的声音说道。

“我知道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我也是为了让你新鲜一把。”何科长从床角来到我的面前，双手拍着我的肩膀盯着我。

我立刻挣脱开她的双手，觉得既然话都到这份儿上了，没什么可以藏着掖着的。

“好，我想让你做一次未婚爸爸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她话说得轻松，就好像在尝试着背台词！有没有搞错，我关筱柯竟然要当未婚爸爸？我不是吃错药了，就是脑袋被驴踢了。照她这么说，横竖我都是死，如果箫彤飞知道我跟老女人有染，肯定跟我分手，但是知道我有孩子了，那铁定更要跟我分，思量再三，吃人家的嘴短，上人家的床手软，我选择A。

“你觉得你还有选择权么？”何科长一脸的蔑视。

“切，再这样说，老子拼了，你好歹也是个科长，而我只是一个小职员，这样的事情传出去恐怕对谁都没有好处。”我故作镇静，做困兽之斗。

“好啊，你去说啊，大不了我调到其他单位，而你呢，不仅是卷铺盖滚蛋，还要失去你心爱的女朋友，说不定还要锒铛入狱，你觉得划算么？”何科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跷起示威的二郎腿。

她好像知道我的软肋。是的，我根本没办法离开箫彤飞，因为我太爱她了，我可以坐牢，但是我却不能失去她。我们一起风风雨雨地走过了五年的光景，其中的苦和乐是别人体会不到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离开她我将怎么生活，我们打算今年年底结婚呢，如今却是我“红杏出墙”，我该怎么办？

何科长趁机攻陷了我的心里防御，告诉我那是她远房亲戚的一个小男孩，今年才刚刚两岁，由于属于超生游击队的范畴，所以准备让别人抱养，对外宣称是别人生的，然后过段时间，自己再以领养的名义将孩子接回。

“这不是扯淡么，自己的孩子还用这么费尽周折么？养不了就别生！”我听到这个理由，感觉到荒唐的同时有些愤慨。既然如此随便找个人家抱养一下，然后倒个手不得了，干吗非找我，这不是故意给我难堪么？

“抱养个小猫小狗天长地久还会有感情呢，如果给别人了，肯定要不回来了。”何科长生怕我听不明白，“小关你不一样啊，你浑身上下都透着年轻。这个孩子是你的了之后，你以后肯定不会要他的对吧？我只是在请你帮我一下忙而已。”天哪，这是帮忙么，帮忙可以拒绝，但是这个事情我有拒绝的权利么？

“小关，你就以这个孩子爸爸的身份替我这个亲戚养一段时间就行，每月的开支由我来出。”她知道我肯定没话可说，也说不上来。

“如果，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，我今天晚上还可以跟你……”还没等她说完，我就用手做了个停止的姿势。我现在有些反胃，虽然早晨并没吃东西。

“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明天会联系你的，你这几天就不用上班了，就当是带薪休假吧！”

在咄咄逼人的时候，还要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虚伪话来给自己找个借口。

“我现在可以走了么？”我拿起衣服表情木木地看着她。

“你等一下啊，我做了早餐的，吃完早餐，我开车送你回家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回去研究一下怎么当爸爸。”我夺门而出，全然不顾她的感受。

FOUR

第四章　事已至此无可奈何

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有幻觉，每每做梦的时候还能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如果遇到噩梦，我极力告诫自己，这只是梦，一个短暂的梦，赶快醒呀，一睁眼，忘却了一切。我努力掐了一下自己，我真的想把这一切当做是一个梦，就算是潜意识里的胡思乱想，可看着被掐红的胳膊，才发现这一切并不是梦。

望着眼前的车水马龙，试想谁会像我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。人人唯恐躲之不及的未婚爸爸竟然让我来尝试，有没有搞错？如果是我跟箫彤飞的爱情结晶，那也就认了，可偏偏我给他人做嫁衣，人家生孩子，我来当爸爸，还有没有天理呢？卖糕的，刚才一时冲动，竟然忘记询问孩子多大了，不会是七八岁了吧？想起来了，说是今年才刚刚两岁，唉，我就是早婚早育的反面教材了！唉！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不对，一夜睡成千古冤案。我耷拉着脑袋，无精打采地在街上漫步，也没有顾及前面的马路，只听“吱”的一声刹车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叔叔，你肯定是个好孩子！”一个约5岁模样的小男孩，骑着一辆三轮童车，咧着大嘴，露着两颗洁白的小牙冲我笑着说。

好孩子？你难道不知道马瘦被人骑，人好被人欺的道理么？估计在小孩子的眼里好孩子是他们心目中的榜样吧？可长大后，好孩子却落了这么个悲惨的下场。如果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，我宁愿永远都不是好孩子。

“小朋友，你怎么知道叔叔是好孩子啊？你的眼力蛮不错的嘛！叔叔如果有糖一定给你吃，真乖。”我顺势摸了一下口袋，我真的把自己

当成当年的汉奸了，在口袋里随时准备着糖果，估计接下来会让他带路了。不摸不要紧，一摸吓一跳。我的手机竟然有20个未接电话，全是箫彤飞昨天晚上打的。乖乖，肯定气坏了，这个老女人昨天晚上也不告诉我，哼，看我到时候怎么虐待他亲戚的儿子。

“我们丁丁老师说了，在马路上低着头就有可能捡到钢镚儿，然后，然后交给警察叔叔，就是好，好孩子。”这孩子仰着头，似乎用尽全身的力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全然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。我真的想哭，孩子，我倒真想是自己在捡钢镚儿，哪怕是捡了给你，我也愿意。

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，我心想，多会夸人的孩子呀。我稍作镇静，拨了箫彤飞的电话。如果再不回复，恐怕这件事情难保她会不知道，因为我根本就是一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。

“喂，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怎么打了20个电话都没人接？”她一直是开门见山。

“嘿，还能去哪儿啊，这不是昨天晚上我们聚餐么，一不小心，就喝醉了，还是我们单位的老赵，就那个赵钱孙李的赵，后来开车把我送回去的，我后来啥都不知道了。”唉，说谎的滋味真不好受，不过，我说的也是事实，只不过实际上去何科长家聚餐，而我坐的是何科长的车，就是那个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的何，不是老赵送我回的家，是何科长送我上了她的床。

“哦，是么，我怎么感觉不像啊，你别忘了，你一说谎可就有点结巴。”她好像不太信任我。

“嘿嘿！”我冷笑了两声，“笑话，我关某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顶天立地一个大丈夫……”这是我的杀手锏，俗名胡搅蛮缠。

“得，得，只要你没事就行，我放心了，少爷！”

嘿嘿，我粗略一想，刚才一段慷慨激昂的肺腑之言她是没有少听。

“借你吉言，你在那边一定注意身体，好了，我的手机没电了，不说了，喂，喂，你说什么，我听不到……”我就听到她在那边叽里呱啦地说着。不得已使出此计，也是情非得已、事出有因。我真的害怕她穷追不舍，我会从实招来。

还是家好，虽然只是我一个人，但感觉却那么舒服，也许主要是心不用设防。我砰然倒在我们家那张咖啡色的弗莱帝斯双人床上，回想着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